



吳都法乘卷第五

襲燈

一葦渡江緣不契武百鳥啣花繇未見祖佩印授衣拈花
結果五傳五家橫豎皆五向下見孫辨它賓主不問諸方
止論江左述襲燈第五

吳江周永年撰



鍾山曇瓘禪師四祖下二世融禪師法嗣

金陵鍾山曇瓘禪師者吳郡人也姓顏氏初謂融禪師融目而

奇之乃告之曰色聲為無生之鴆毒受想是至人之坑穽子知
之乎師默而審之大悟玄旨尋晦迹鍾山多歷年所茅菴瓦正

以終老烏唐天授三年二月六日恬然入定七日而滅

自此章迄後何山然首座章悉按宋季靈隱大川禪師濟公五燈會元所載諸善知識允出生于我吳出家于我吳得法子我吳開法于我吳者皆依文採入不敢擅加節略焉

景德傳燈錄文同此但未多一語云壽六十二按錄傳燈者多詳于機緣傳高僧者多詳于行履故凡兩見者必兩存之如璀師之類是也

曇璀傳習禪一之第六

僧贊寧

釋曇璀俗姓顧氏吳郡人也肇國著姓其來彌光丞相有佐命

之勲尚書有擬濟之譽衣冠鼎胃太嶽峻岱峰之高今問徽猷
江漢為南國之紀星象降精靈祇劫祉德備胎教香符夢徵玄
珪應上聖之祥神寶蓄汾河之氣特受異準生而不凡襁褓之
日而童蒙來求佩觿之時而忘身殉道和敏而純素溫恭而克
明神器夙昭清風漸扇遂勉節出塵栖心物表金經秘藏一日
萬言不逾歲叙而大經淹通遂於晚年緬懷宗匠始事牛頭山
融大師融醇懿瓌雄東夏之達磨歟梵幢寶柱大海津梁目以
上根乃誨之日色聲為無生之鳩毒受想是至人之坑穽致遠
多泥子不務乎璀默而審之直轡獨上飡甘露味飲蒲萄漿猶
金翅不食異類帝釋無共鬼居延晦迹鍾山斷其漏習養金剛

定趣大能位納衣空林多歷年所時淮南導首廣陵覺禪師江
左名德建業如禪師咸杖錫方來降心義體握珠懷寶虛往實
歸則天皇母臨朝龔行佛事高其道業周動勤詔書時栖霞約法
師梵門之秀傑躬以敦勸朝朝天抗詔皇明恐未然也確曰岐伯
辭帝舜之師干木謝文侯之命玄暢以善論而抗宋主惠遠不
下山而傲齊后彼何人哉由是遁北阜踰東岡考槃雲冥後止
于竹林之隩膏宇簞缶而告老焉既而紹列聖之鴻徽繼前賢
之能事翼亮皇梵保寧天人俄端然入定七日而滅春秋六十
二是歲天授三年二月六日也翌日依天竺法火化遺骸收灰
建塔士庶含酸悉皆號慟門弟子僧感僧顯等刻石紀事奉全

師禮正議大夫使持節潤州刺史汝南郡昇嚮風遊想悅而久
之褒德尚賢替成厥美焉

徑道欽禪師四祖下七世
崔林素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者蘇州崑山人也姓朱氏初服膺儒教年
二十八遇素禪師謂之曰觀子神氣溫粹真法寶也師感悟因
求為弟子素躬與落髮乃成戒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而止師遂

南邁抵臨安見東北一山曰問樵者樵曰此徑山也乃駐錫焉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山上有鯉魚海底有蓬塵馬祖令人送書

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緘於圓相中著一點却封回忠國師聞
乃云欽師
猶被馬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當師
師惑

曰待吾滅後即向汝說馬祖令智藏來問十二時中以何為境
師曰待汝回去時有信藏曰如今便回去師曰傳語却須問取
曹溪崔趙公問弟子今欲出家得否師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
孺相之所能為公於是省唐大曆三年代宗詔至闕下親加
瞻禮一日同忠國師在內庭坐次見帝駕來師起立帝曰師何
以起師曰擅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謂國師曰欲錫
欽師一名國師放慈奉詔乃賜號國一焉後辭歸本山於貞元
八年十二月示疾說法而逝謚大覺禪師

景德傳燈錄文同此但少崔趙公問一段多壽七十有九
一語

法欽傳習禪二之第十一

僧贊寧

釋法欽俗姓朱氏吳郡崑山人也門地儒雅祖考皆達玄儒而
傲睨林藪不仕欽託父母管氏忽夢蓮花生於庭際目折一房
繫於衣裳既而覺已便惡童癩及逆誕茲歲在於髫髻辨剛好為
佛事立性溫柔雅好高尚服勤經文便從鄉舉年二十有八做
裝赴京師路由丹徒目遇鶴林素禪師默識玄鑿知有異操乃
謂之曰觀子神府溫粹幾乎生知若能出家必會如來知見欽
開悟識本心素乃躬為剃髮謂門人法鑑曰此子異日大興吾
教與人為師尋登壇納戒鍊行安禪領徑直之一言越周旋之
三學自此辭素南征素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即心後到臨安觀

東北之高懸乃天目之分徑偶問樵子言是徑山遂謀挂錫於此見苦蓋覆置網屑近而宴居介然而坐時雨雪才霽亭無烟火獵者至將取其物頗甚驚異嘆嗟皆焚網折弓而知止殺鳥下山募人營小室請居之近山居前臨海全吳貞捨別墅以資之自茲盛化叅學者衆代宗睿武皇帝大曆三年戊申歲二月下詔曰朕聞江左有蘊道禪人德性冰霜淨行林野朕虛心瞻企渴仰懸之有感必通國亦大慶願和尚遠降中天盡朕歸向不違願力應物見形今遣內侍黃鳳宣旨特到詔迎速副朕心春暄師得安否遣此不多及勅令本州供送凡到州縣門淨院安置官吏不許謁見疲師心力弟子不筭多少聽其隨侍帝見

鄭重咨問法要供施勤至司徒揚綰篤情道樞行出人表一見欽於衆退而歎曰此實方外之高士也難得而名焉帝累賜以繡繒陳設御饌皆拒而不受止布衣蔬食悉令弟子力衛惟用陶器行少欲知足無以傳比帝聞之更加仰重謂南陽忠國師曰欲賜欽一名手詔賜號國一焉德宗貞元五年遣使齎重書宣勞并慶賜豐厚欽之在京及迴浙令僕公王節制州邑名賢執弟子禮者相國崔渙裴晉公度第五琦陳少遊等自淮而南婦人礼乞號皆目之為功德山焉六年州牧王顏清出州治龍興寺淨院安置婉避韓滉之廢毀山房也八年壬申十二月示疾說法而長逝報齡七十九法臘五十德宗賜諡曰大覺所度弟

子崇惠禪師次大祿山顏禪師恭學范陽杏山悟禪師次清陽
廣敷禪師于時奉養祀者弟子實相常覺等以全身起塔于龍
興淨院初欽在山猛獸驚鳥馴狎有白兔二跪于杖履之間又
嘗養一雞不食生類隨之若影不遊他所及其入長安長鳴三
日而絕今雞冢在山之椒欽形貌魁岸身裁七尺骨法奇異今
塔中塑師之貌僂机猶生烏抗之錢氏為國當天復壬戌中叛
徒許思作亂兵士雜宣城之卒發此塔謂其中有寶貨見二甕
上下合藏肉形全在而髮長覆面兵士合甕而去刺史王顏撰
碑述德比部郎中崔元翰湖州刺史崔元亮故相李吉甫立丹
各有碑碣焉

崑山志僊釋傳云禪師圓明人姓朱母管氏夢蓮生戶樞
目生欽早從儒教年二十二遇素禪師按戶樞之與庭際
二十二之與二十八皆稍異此傳

唐徑山國一欽禪師

釋元復

師名道欽吳郡崑山人姓朱氏世服儒業年二十八即貢于禮
部道由丹徒遇鶴林玄素禪師得指入道之要遂出家大悟宗
旨久之辭去素曰汝乘流而行遇徑即止師至臨安東北山下
問途於樵者曰此徑山也師自東北而登涉重岡西至高峰北
巖中據石床而坐俄有老人素衣拜於前曰我龍也自師至此
吾屬五百皆不安居當挈婦天月願以此地為立錫之所言訖

不見北峰之陽有草庵可居蓋龍所造也大曆三年代宗詔至
闕下禮遇有加一日在內廷帝至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擅
越何得向回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賜號國一通年辭歸杭州郡
其菴所建寺是為開山始祖示寂後諡大覺
替日代有覺士出於文儒宴坐馭往龍驤厥居珠淵鱗屋化為
精廬國一之號帝賜不誣

國一禪師

龔明之

國一禪師乃崑山圓明村朱氏子捨俗為僧受業於景德寺法
名道欽自遊歷叢林遇有一道者語之云乘流而行遇往而心
既至馭往遂借龍潭築庵其上即開山之祖也事載塔銘云今

薦巖寺之西有以羅漢名橋者蓋指國一云

印宗和尚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法嗣

出景德
傳燈錄

廣州法性寺印宗和尚者吳郡人也姓印氏從師出家精涅槃
大部唐咸亨元年抵京師敕居大敬愛寺固辭往蘄春渴忍大
師後於廣州法性寺講涅槃經遇六祖能大師始悟玄理以能
為傳法師又採自梁至唐諸方達者之言著心要集盛行于世
先天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終于會稽山妙喜寺壽八十有七會
稽王師乾立塔銘

按六祖章云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月屆南海遇印宗法
師於法性寺講涅槃經師當止廊廡間暮夜風颭剝簷聞

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往復酬答未曾契理師曰
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吾直以風幡非動之自心耳印宗竊
聆此語殊然異之翌日邀師入室微風幡之義師具以理
告印宗不覺起立云行者定非常人師為是誰師更無所隱
直叙得法自由於是印宗執弟子之礼請受禪要乃告四
衆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即指座下盧居士云
即此是也目清出好傳信衣送令瞻礼至正月十五日會
諸名德為之剃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受滿分
戒其戒壇即宋朝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三藏記云後
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又梁末真諦三藏於壇之側

手植二菩提樹謂衆曰卻後一百二十年有大開士於此
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衆師具戒已於此樹下開東山法
門宛如宿契明年二月八日忽謂衆曰吾不願此居要歸
舊隱時印宗與緇白千餘人送師歸寶林寺此章所云遇
六祖能大師始悟玄理以能為傳法師其詳蓋如此故具
錄之

印宗傳義解一之第十八

僧贊寧

釋印宗姓印氏吳郡人也母劉氏始娠鄰家咸見一沙門端雅
徐步入印舍白劉曰願為子焉母夢同此再三陳讓不克父夢
有饋旃檀香木童子跪授付劉頓獻葷羶俗間食味隔在唇

叻之外及生而長從師誦通經典未最精講者涅槃經咸亨元年
年在京都盛揚道化上元中勅入大愛敬寺居辭不赴請於新
春東山忍大師諮受禪法復於番禺遇惠能禪師問答之間淡
詣玄理還鄉地刺史王胄礼重殊倫請置戒壇命宗度人可數
千百績勅召入内乃造慈氏大像所著心要集起梁至唐天下
諸達者語言摠錄焉又奉勅江東諸寺院天柱報恩各置戒壇
度人又纂百家諸儒士三教文意表明佛法者重結集之手筆
逾高著述流布至先天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示終漏循輪王法
葬之年八十七會稽王師乾立塔銘焉

印宗法師見竹窓二筆

釋祿宏

六祖既受黃梅心印隱於屠獵傭賤一十六年後至印宗法師
講席出風幡語印宗聞而延之即為剃染礼請陞座說法人知
六祖之為龍天推出矣未知印宗之不可及也其自言某甲講
經猶如瓦礫仁者論義猶如真金夫印宗久談經論已居然先
輩大法師矣而使我慢之情未忘勝負之心尚在安能尊賢重
道舍已從人一至於此乎六祖固古佛之流亞而印宗亦六祖
之傳類也聖賢聚會豈偶然而已哉

密雲頌古第三十九條

釋圓悟

六祖受法辭五祖令隱懷集四會之間屆南海遇印宗法師
於法性寺暮夜風颭刹幡聞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

往復酬答曾未契理祖曰可容流俗輒預高論吾直以風籟非動，自心耳印宗聞語竦然異之遂問其由祖實告之印宗於是集衆請開東山法門祖遂落髮披衣受戒即廣州天寧寺也

風幡非動，自心浩，商量箇，欣爭似當時印宗老一聞人語便知人

西禪和尚

南嶽下三世南泉願禪師法嗣

蘇州西禪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意師舉拂子示之其僧不禮拜竟恭雪峰，問甚麼處來曰浙中來峰曰今夏甚麼處曰西禪峰曰和尚安否曰來時萬

福峰曰何不在彼從容曰佛法不明峰曰有甚麼事僧舉前話峰曰汝作麼生不肯伊曰是境峰曰汝見蘇州城裡人家男女否曰見峰曰汝見路上林木池沼否曰見峰曰兀觀人家男女大地林沼總是境汝還肯否曰肯峰曰祇如舉起拂子汝作麼生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乞師慈悲峰曰盡乾坤是箇眼汝向甚麼處蹲坐僧無語

楚南禪師

讓師第四世黃檗希運禪師法嗣

出景德傳燈錄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閩中人也姓張氏自髫髻起投開元寺曇菴禪師出家迨乎冠歲落髮詣五臺具戒就趙郡學相部律往上都聽淨名經既精研法義而未了玄机遂謁芙蓉芙蓉見曰

吾非汝師汝師江外黃檗是也師礼辭而參黃檗黃檗垂問曰
子未見三界影像時如何師曰即今豈是有耶檗曰有無且置
即今如何師曰非今古曰我之法眼已在汝躬師乃入室執中
侍盥晨晡請益尋值唐武宗廢教師遂沒窟林谷暨大中初相
國裴公休出撫宛陵清黃檗和尚出山師隨出由茲抵姑蘇報
恩寺精修禪定僅二十餘載足不踰閩俄為郡守請住寶林院
未幾復請居支硎山又住千頃慈雲院振黃檗玄風一日師上
堂曰諸子汝使解得三世佛教如餅注水及得百千三昧不如
一念修無漏道免使人天因果繫絆時有僧問無漏道如何師
曰未有闍黎時體取曰未有某甲時准人体師曰体者亦無問

如何是易師曰著衣喫飯不用讀經看教不用行道礼拜燒身
煉頂豈不易耶曰此既是易如何是難師曰微有念生便具五
陰三界輪迴生死皆從汝一念生所以佛教諸菩薩云佛好護
念師雖應机無倦而常儼然處定或逾月或浹旬光啟三年錢
王請下山供養昭宗聞其道化就賜紫衣文德六年五月辭衆
奄然而化壽七十六臘五十六遷塔於院西隅大順二年壬子
二月宣州孫儒寇錢塘兵士發塔觀全身不散爪髮俱長謝罪
懺悔而去師平昔著般若經品頌偈一卷破邪論一卷行于世
五燈會元止具机緣語句不及中間住處便与我吳無涉
故特錄此章兼宋高僧傳文

楚南傳護法篇之第十四

僧贊寧

釋楚南閩人也俗姓張氏爰在髫齡冥然跪於父母前訴志出
出家投開元寺曇謁師而受訓焉當授經法目所經觀輒誦於
口執巾侍盥洒掃應對頗能謹慮迨乎冠歲乃落髮焉詣五臺
登成就趙郡李相部律往上都學淨名經一經一經略通宗旨
則知頓机不甘為漸教縛遂往芙蓉山根性未發謁黃檗山禪
師問答雖多机宜頓了倏值武宗廢教南遂沒窠林谷大具中
教出遇昇平相裴公休出撫宛陵請黃檗出山南隨侍由此便
詣姑蘇報恩寺專行禪定足不踰闔僅二十餘載乾符四年蘇
州太守周慎嗣嚮風請住寶林院又請居友弼山至五年昌化

縣令徐正元與紫溪成將饒宗同名住千頃慈雲院訓永禪徒
之外惟儼然在定逾月或決旬光啟三年前兩浙武肅王錢氏
請下山供施昭宗聞其道化賜其鹿胎衣五事別齎紫衣文德
六年二月忽獲虹貫堂堂二處蹶然入寺法堂梁折至五月辭
衆後於禪林垂兩足伸二臂于膝奄然而卒春秋七十僧臘五
十六遷塔于院西隅大順二年壬子歲二月宣州孫儒寇錢塘
之封略兵士發塔見南全身不散爪髮俱長悔罪而去南公平
昔著般若經品頌偈一卷破邪論一卷以救摺異宗外敵見貴
於時也

禪貫休禪師未詳法嗣

禪月貫休禪師有詩曰禪客相逢祇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大
隨和尚舉問曰如何是此心師無對歸宗蘇代云能有幾人知

龔明之中吳紀聞云萬壽寺有禪月閣禪月者唐僧貫休
也生於婺之蘭溪自祝髮為僧徧叅名德又善作詩文存
西嶽集行於世性好圖畫古佛嘗自夢得十五羅漢梵相
既而尚缺其一未能就夢中復有告之曰師之相乃是遂
如所告日照水以足之今其畫尚傳既至吳寓跡萬壽甚
久後入蜀死葬于成都平生行業具載白蓮塔銘

貫休傳雜科聲德二之第十一

僧贊寧

釋貫休字德隱俗姓姜氏金華蘭溪登高人也七歲父母雅愛

之投本縣和安寺圓貞禪師出家為童侍日誦法華經一千字
耳所聽聞不忘於心與處默同削染鄰院而居每隔離論詩互
吟尋偶對僧有見之皆驚異焉受具之後詩名聲動於時乃往
豫章傳法華經起信論皆精奧義講訓且勤本郡太守王愷誦
相篤重次太守蔣瓌開洗幟戒壇命休為監壇焉乾寧初贊志
謂吳越武肅王錢氏曰獻詩五章，八句甚愜旨遺贈亦豐王
立去偽功朝廷旌為功臣乃別樹堂立碑記同力平越將校姓
名遂刊休詩于碑陰見重如此休善小筆得六法長於水墨形
似之狀可觀受象安橋強氏藥肆請出羅漢一堂云每畫一尊
必祈夢得應真貌方成之與常体不同自此遊黔歛與唐安寺

蘭闍黎道令後思登南嶽北謁荆帥成泗初甚礼焉於龍興寺安
置時內翰吳融謫官相遇往來論道論詩融為休作集序則乾
寧三年也尋破誣譖於荆帥黜休於功安鬱悒中題硯子曰入
匣始身安弟子勸師入蜀時王氏將圖僭偽邀四方賢士得休
甚喜盛被礼遇賜賚隆洽署號禪月大師蜀主常呼為得來
和尚時韋諷舉其美號所長者歌吟諷刺微隱存于教化体调
不下二李白賀也至梁乾化二年終于所居春秋八十一蜀主
慘怛一皆官葬塔號白蓮於成都北門外昇遷為浮圖乃偽蜀
乾德中即梁乾化三年癸酉歲也休能草醒出弟子曇域癸酉
年集師文集首安吳內翰序域為後序韋莊嘗贈詩曰豈是為

窮常見隔只應嫌酒不相過又廣成先生杜光庭相善比鄉人
也休書迹好事者傳號曰姜体是也嘗觀休真相肥而姓蜀宰
相王鉞作讚曇域戒學精微篆文雄健重集許慎說文見行于
蜀有詩集亞師之体也

姑蘇志云賈休婺人善詩存西嶽集嘗居萬壽寺禪月閣
曰稱禪月大師又善畫古佛嘗自夢得十五羅漢梵相尚
缺其一有告者曰師之相乃是也遂為臨水圖以足之今
其畫本尚傳據志則禪月之稱月所居閣而得據傳則禪
月之號為蜀王氏所暑此志傳之所為異也若畫像一節
傳止述其夢得而志兼記其臨水則志又有以補傳之所

不及矣

清全德禪師南嶽下六世為仰宗

越州清化全德禪師吳郡崑山人也初參南塔問從何而來

師曰鄂州塔曰鄂州使君名甚麼師曰化下不敢相觸忤曰此

地通不畏師曰大丈夫何必相試塔輾然而笑遂乃印可時廬

陵安福縣宰建應國禪苑迎師聚徒本道上聞賜名清化僧問

如何是和尚急切為人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不會師

曰徒訪東陽客不識西陽珍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我却不知

曰和尚為甚麼不知師曰不可青天白日尿牀也師後還故國

錢氏文穆王特加禮重晉天福二年丁酉歲錢氏戍將闢雲峯

山建院亦以清化為名延師開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華表柱頭木鶴飛問路逢道人不得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

師曰眼裡瞳人吹斗子問和尚年多少師曰始見去年九月九

如今又見秋葉黃曰恁麼則無數也師曰問取黃葉曰畢竟事

如何師曰六隻骰子滿盤紅問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長

江無間斷聚沫任風飄曰還受祭祀也無師曰祭祀即不無曰

如何祭祀師曰漁歌舉權谷裡聞聲忠獻王賜紫方袍師不受

王改以衲衣仍號純一禪師曰吾非飾讓也慮後人倣吾而

逞欲耳開運四年秋示寂時大風摧震竹木

景德傳燈錄云文晉取師隨至豫章開禪會之盛遂啟東

出家即詣江夏投清平大師清平問曰汝來何求曰求法也清平異而攝受之尋登戒度奉事彌謹一旦自謂曰學無常師豈宜匏繫於此乎即辭抵宜春仰山礼南塔涌和尚以下文同不重錄中云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不可青天白日尿淋也比少此一轉語未云壽六十六臘四十五成啟禪師洞山良价禪師法嗣傳景德錄明州天童山成啟禪師先住蘇州寶華山僧問如何是本無物師曰石澗無含玉鑛異自生金伏龍山和尚來師問什麼處來曰伏龍來師曰還伏得龍麼曰不曾伏這畜生師曰喫茶去簡大德問學人卓上來請師的師曰我這裡一厨便了有什

麼卓的曰和尚恁麼對話更買草鞋行脚好師曰近前來簡近前師曰只如老僧恁麼對過在什麼處簡無對師便打

五燈會元不註先住蘇州寶華山故特錄此章

全付傳習禪六之第十二

僧贊寧

釋全付吳郡崑山人也幼隨父商于豫章聞禪寂之說乃有厭世之志白求出家父愠形于色愠止復白者三父異其誠率略許之遂詣江夏投清平大師問曰爾來何求付曰志求法也清平憐其幼而抱器撫以納之夙興夜寐殊於羣童及長為之落飾尋登戒度奉師彌謹檢身彌至問法無厭飲見性不礙觀清平頷而許之一旦謂人曰吾聞學無常師吾非匏瓜豈繫於此

而曠於彼乎遂辭師而抵宜春之仰山禮南塔涌禪師應對言
語深認仰山之勢頓了直下之心仰山輟然器重之拳。伏膺
栖神累載後遊於廬陵安福縣宰楊公建應國禪院請付居之
禪徒子來堂室晏滿揚宰罷任其鄉人復於鵠湖山建院迎以
居之廉使上聞錫名曰清化禪院禪徒麀至請問者牆進皆不
我屈豈多讓於前輩乎有同里僧謂付曰父母之鄉胡可棄也
任緣狗世願師歸歟遂別鵠湖而還故國時吳越文穆王錢氏
命升階賜之衣衾鉢器有加禮焉丁酉歲錢塘戍將闢雲峰山
建清化禪院名以居之次忠獻王錢氏遣使賜以紫袈裟付上
章累讓再賜之又讓之遂故以納衣付曰吾非榮其賜而飾讓

也恐後人之傲吾而逞欲矣尋賜號曰純一禪師又周讓之付
不以情忘情故情真不以道求道故道直所居院之殿宇堂室
人競崇建之鑄鐘千餘斤新額曰雲峰清化禪院雲水之侶福
湊睽。不敬捨旃開運四年丁未歲秋七月示疾謂衆曰生也
法起歿也法滅起滅非言論所及也安然而逝有大雨疾風以
震林木拔矣享年六十六臘四十有五歸窆于山之北塢弟子
應清等十餘人奉師遺訓不墜其道焉僧主彙征為塔銘建隆
二年立

長慧稜禪師青原下六世
慶雪峰存禪師法嗣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杭州鹽官人也姓孫氏稟性淳澹年十三

於蘇州通玄寺出家登戒歷叅禪苑後叅灵雲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雲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如是往來雪峰玄沙二十年
間坐破七個蒲團不明此事一日捲簾忽然大悟乃有頌曰也
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佔起拂子劈
口打峯舉謂玄沙曰此子徹去也沙曰未可此是意識著述更
須勘過始得至晚衆僧上來問訊峰謂師曰借頭陀未肯汝在
汝實有正悟對象舉來師又有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
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裡冰峰乃願沙曰不
可更是意識著述師問峯曰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師垂示峯
良久師設禮而退峯乃微笑師入方丈叅峯曰是甚麼師曰今

日天情好普請自此酬問未嘗爽於玄旨師在西院問說上座
曰這裡有象骨山汝曾到麼曰不曾到師曰為甚麼不到曰自
有本分事在師曰作麼生是上座本分事說乃提起衲衣角師
曰為當祇這箇別更有曰上座見箇甚麼師曰何得龍頭蛇尾
保福碎帛雪峯謂師曰山頭和尚或問上座信作麼生祇對師
曰不避腥羶亦有少許曰這道甚麼師曰教我分付阿誰曰從
展雖有此語未必有恁麼事師曰若我者前程全自闍黎師與
保福遊山福問古人道妙峰山頂莫祇這箇便是也無師曰是
即是可惜許僧問鼓山祇如長慶恁麼道意作麼生師來往雪
峯二十九載天祐三年泉州刺史王延彬請往括慶開堂日公

朝服趨隅曰請師說法師曰還聞麼公設拜師曰雖然如此恐
有人不肯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有願不撒沙一日王太傅
入院見方丈門閉問演侍者曰有人敢道太師在否演曰有人
敢道太師不在否法眼列云大閩帥請居長慶號起覺大師上
堂良久曰還有人相恣麼若不想恣欺謾兄弟去也祇今有甚
麼事莫有窒塞也無復是誰家屋裏事不肯擔荷更待何時若
是利根叅學不到這裡還會麼如今有一般行脚人耳裡揔滿
也假饒收拾得底還當得行脚事麼僧問行脚事如何學師曰
但知就人索取曰如何是獨脫一路師曰何煩更問名言妙
義教有所詮不涉三科請師直道師曰珍重師乃曰明歌詠

汝尚不會忽被暗裡來底事汝作麼生僧問如何是暗來底事

師曰喫茶去中塔代云便問如何是不隔毫端底事師曰當不

當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手僧不進語師曰汝更問

我與汝道僧再問師露膊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今

日風起師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汝於今古中有甚麼節要齊

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主其僧但立而已師却問汝是甚處

人曰向北人師曰南北三千里外學妄語作麼僧無对上堂良

久曰莫道今夜較些子便下座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

有伎倆者得曰學人還得也無師曰大遠在上堂撞着道伴交

肩過一生叅學事畢上堂淨潔打疊了也却近前問我覓我麼

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須生慚愧無一棒到你，又向甚
麼處會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草裏漢曰挂角後如何師曰
亂叫喚曰畢竟如何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問如何是合聖
之言師曰大小長慶被汝一問口似遍擔曰何故如此師曰適
來問甚麼上堂我若純舉唱宗乘須閉却法堂門所以道盡法
無氏僧問不怕無氏請師盡法師曰還委落處麼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香嚴道底一時坐却上堂揔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
曰揔似今日老胡絕望玄覺云恁麼道是相安國瑠和尚得師見語不是相見語
號師去作賀國出接師曰師號來邪曰來也師曰是甚麼號曰
明真師乃展手國曰甚麼處去來師曰幾不問過問僧甚麼處來

曰鼓山來師曰鼓山有不跨石門底句有人借問汝作麼生道

曰昨夜報慈宿師曰劈脊棒汝又作麼生曰和尚若行此棒不

虛受人天供養師曰幾合放過問古人有言相逢不拈出舉意

便知有時如何師曰知有也未僧又問保福云此是誰語云

師入僧堂舉起頭曰見即不見還見麼象鼻對法眼代云縱

亦不敢師到羅山見製龕子以杖敲龕曰太煞頑借山曰拙布

置師曰還肯入也無山乃叫上堂集衆大定師乃拽出一僧

曰大眾禮拜此僧又曰此僧有甚麼長處便教大眾禮拜衆無

對僧問如何是文彩未生時事師曰汝先舉我後舉其僧但立

而已法眼別舉師曰汝作麼生舉曰某甲截舌有分保福遷化

請和尚舉

僧問保福拋却殼漏子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且道保福在那箇
殼漏子裡是法眼別云那箇閣即夫人崔氏稱鍊師自遣使送衣物
至曰鍊師令就大師請回信師曰傳語鍊師領取回信函使
却來師前唱喏便回師明日入府鍊師曰昨日謝大師回信師
曰却請昨日回信看鍊師展兩手師問師曰鍊師適來呈信還
愜大師意否師曰猶較些子法眼別云這一轉曰未審大師意
旨如何師良久師曰不可思議大師佛法深遠後唐長興三年
歸寂王氏建塔

景德傳燈錄云唐乾符五年入關中訪靈雲尚有凝滯後
之雪峰疑情冰釋曰問從上諸聖傳示一路請垂指示雪

峯默然師設禮而退雪峰莞爾而笑異日雪峰謂師曰我
尋常向師僧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諸人好看取對曰
今日堂中大有入喪身失命雪峰然之師入方丈參雪峰
曰是什麼師曰今日天晴好普請自此酌問未嘗爽於玄
旨乃述悟解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
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如火裏冰師在西院以下文同不
重錄

末云僧舉高麗有僧造一觀音像於明州上船衆力舁不
起目請入開元寺供養問師無利不現身為什麼不肯去
高麗師曰現身雖普觀相生偏有人問僧點什麼燈曰長

明燈曰什麼時點曰去年點曰長明何在僧無語師代云
若不如此爭知公不受人謾師兩處開法徒眾一千五百
化行閩越二十七載載後唐長興三年壬辰五月十七日歸
寂壽七十有九臘六十五王氏建塔

先開圓智禪師青原下七世法嗣

廬山開先寺紹宗圖智禪師姑蘇人也江南李主巡幸洪井入
山瞻謁請上堂令僧問如何是開先境師曰最好是一條界破
青山色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拾松柴煮布水國主益加欽重
後終於本山靈塔存焉

景德傳燈錄云禀性朴野不羣流俗少依本郡流水寺出

家受具入長慶之室密契真要初結庵於虔州丫山二十
載道聲凝布江南國主李氏建寺請轉法輪玄徒輻輳暨
國主巡幸洪井入山瞻謁以下文同不重錄

慧稜傳習禪六之第十

僧贊寧

釋慧稜杭州海鹽人也俗姓孫氏初誕纏紫色胎衣為童戲日
俊朗抗節於吳苑通玄寺登戒已聞南方有禪學遂遊閩嶺謁
雪峰提耳指訂頓明本性乃述偈云昔時謾向途中學今日看
來火裡冰如是親依不下峰頂計三十許載真循定業謹攝於
莊泉州刺史王延彬台稜住昭慶院禪子委輸唯虔後至及於
長樂府居長慶院二十餘年出世不減一千五百眾稜性地慈

忍不妄許人能反三隅方加印可以長興三年壬辰五月十七日長往春秋七十有九僧臘六十闍國王氏私誅之大師號龔塔葬皆出官供判官林文盛為碑紀德云

永真禪師青原下六世曹洞宗

蘇州永光院真禪師上堂言鋒若差鄉關萬里直須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非常之旨人焉屢訛問道無橫徑立者皆危如何得不被橫徑所侵去師以杖拄僧口僧曰此猶是橫徑師曰今取口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來往不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鏡山夜鎖千家月金烏常照不當門

天子儀禪師青原下七世

杭州天竺子儀心印水月禪師温州樂清陳氏子初遊方謁鼓山問曰子儀三千里外遠投法席今日非時上來乞師非時答

話山曰不可鈍置仁者師曰省力處如何山曰汝何費力師於

此有省後曰浙中錢忠懿王命開法于羅漢光福二道場上堂

久立大衆更待甚麼不辭展拓却恐悞于禪德轉迷歸路時寒

珍重僧問如何是從上來事師曰住曰如何薦師曰可惜龍頭

翻成蛇尾有僧禮拜起將問話師曰如何且置僧乃問祇如興

醒之子還有相親分也無師曰祇待局終不知柯爛問如何是

維摩默師曰謗曰文殊曰何讚師曰同葉領通曰維摩又如何

師曰頭上三尺中手裏一枝拂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大
洋海裏一星火曰學人不會師曰燒盡魚龍問丹霞燒木佛意
旨如何師曰寒即圍爐向猛火曰還有過也無師曰熱即竹林
溪畔坐問如何是法界義宗師曰九月九月浙江潮問諸餘曰
不問如何是光福門下起毗盧越釋迦底人師曰諸餘奉納曰
恁麼則平生慶幸去也師曰慶幸事作麼生僧周措師便唱將
下堂僧問下堂一句乞師分付師曰携履已歸西國去此山空
有老猿啼問鼓山有掣鼓奪旗之說師曰如何師曰敗將不忍
誅曰或遇良將又如何師曰念子孤魂賜汝三奠問世尊入滅
當歸何所師曰鶴林空變色真歸無所歸曰未審必定何之師

曰朱實殞勁風繁英落素秋曰我師將來復歸何所師曰子今
欲識我歸處東西南北柳成絲問如何修行即得與道相應師
曰高卷吟中箔濃煎睡後茶

景德傳燈錄文同此末云師迴故里雍熙三年示滅門人
闍維收舍利建塔

酒遇賢禪師青原下八世
龍華球禪師法嗣

酒仙遇賢禪師姑蘇長洲林氏子母夢吞大珠而孕生多異祥
貌偉怪口容瓠拳七歲嘗沈大淵而衣不潤遂去家師嘉禾永
安可依三十剃染圓具性恭龍華發明心印回居明覺院唯事
飲酒醉則成歌頌警道俗目號酒仙偈曰綠水紅桃華前街後

卷走百餘遭張三也識我李四也識我識我不識我兩個奉頭
那箇大西箇之中一箇大曾把虛空一戳破摩娑令教却恁麼
拈取酒蒲枕頭臥揚子江頭浪最淺行人到此盡沉吟他時若
到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金竿又聞泛玉山還報願莫教更
漏促趁取月明回貴買硃砂畫月莫來枉用工夫醉卧綠楊陰
下起來強說真如泥人再三叮囑莫教失却衣珠一六二六其
事已足一九二九我要吃酒長伸兩脚眠一寤音起來天地還
依舊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
分春色屬誰家秋至山寒水冷春來柳綠桃紅一點動隨萬變
江村烟雨濛濛有不有空不空箬籬撈取西北風生在閻浮世

界人情幾多愛惡祇要吃些酒子所以倒街卧路死後却產娑
婆不願超生淨土何以故西方淨土且無酒酷師於祥符二年
上元凌晨浴罷就室合掌右舉左張其口而化

大明一統志

遇賢姓林氏宋建隆初來居長洲之明覺禪院常以酒肉自縱
酒家或遇其飲則售酒數倍於他日人稱為酒仙語人禍福多
驗以符治病必痊創佛舍用錢數百萬雖稱丐於人而人不知
所自来

林酒仙

龔明之

國初時長洲縣東禪寺有僧曰遇賢姓林氏以其飲酒無算且

多矣異故鄉人謂之林酒仙口中可容兩拳嘗醉於酒家每出
群聚而觀之者不絕自圖其形無毫釐不相似好賦詩雖多俗
語中含理致然亦有清婉者如云揚子江頭浪最湲行人到此
盡沉吟它時若向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門前綠樹無啼鳥
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心閒增
道氣忍思事敵災屯謹言終少禍節儉勝求人若此之類皆名言
也真身塑寺中

又

劉鳳

蘇有林酒仙者聞金先生時勉言其靈異甚多嘗往來一酒家
謂其人曰甬某日有震厄即至其所宴坐雷聲殷不敢作色

罵曰辟支佛在此敢甬遂寂然月起日免矣其事亦時聞人
道之云

林酒仙 載姑蘇志

遇賢俗姓林氏長洲人母初孕夢吞大珠生時祥光滿室少溺
水泝流復還遂出家郡城東禪寺性嗜酒人呼為林酒仙醉則
作詩時有警句尤能前知人禍福言無不驗人疾病者書符與
之立愈郡守梅詢贈以詩曰出入常携一古藤三衣麤重貌稜
紅塵酒滿何曾醉知是僧中第幾僧初郡中有虎為害遇賢
見之騎以出城其害遂息一日度江風濤大作舟將覆遇賢解
袈裟為帆風浪便止其神異多類此遇賢顏貌奇怪口可容隻

拳手垂過膝日行路中嘗持一鐵椎見瓦甃輒碎之人問其故
答曰世路不平闔郡酒家得其飲酒獲利十倍有一酒肆奉之
甚謹賢將示寂至其家曰吾日飲汝酒未能酬直今當相報耳
乃大吐石臼中噏以紙封閉三日啟視則已結如鷄子未幾疾
痢大行人服其一七即瘥酒家因以致富祥符五年上元日沐
浴而化七日身不斂側顏色如生其徒火之取其骨塑為像今
存寺中

正希奉禪師清原下九世法眼宗

常州正勤院希奉禪師蘇州謝氏子上堂古聖道圓同太虛無
欠無餘又道一法一宗衆多法一法宗又道起惟法起滅

唯法滅又道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據此說話屈滯久
在叢林上座若是初心兄弟且須体道人身難得正道難聞莫
同等閑施主衣食不易消遣若不明道箇盡須還他上座要
公道麼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甚麼處得這箇消
息問如何是諸法空相師曰山河大地問僧衆雲集請師舉唱
宗乘師曰舉來久矣問佛法付囑國王大臣今日正勤將何付
囑師曰萬歲萬歲問古人有言山河大地是汝真善知識如何
得山河大地為善知識去師曰汝喚甚麼作山河大地問如何
是合道之言師曰汝問我答問靈山会上迦葉親聞未審今日
誰人得聞師曰迦葉親聞箇甚麼問古佛道場學人如何得到

師曰汝今在甚麼處問如何是和尚圓通師敲禪牀三下問如何是脫却根塵師曰莫忘想問人王法王是一是二師曰人王法王問如何是諸法寂滅相師曰起惟法起滅惟法滅問如何是未曾生底法師曰汝爭得知問無着見文殊為甚麼不識師曰汝道文殊還識無着麼問得意誰家新曲妙正勤一句請師宣師曰道甚麼曰豈無方便也師曰汝不會我語

景德傳燈錄文同此但章首多一語云住本院為第二世

薦清原下九世○法眼宗紹明禪師

蘇州薦福院紹明禪師州將錢仁奉請住持乃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切處看取

雪竇重顯禪師清原下九世○雲門宗

明州雪竇重顯禪師遂寧府李氏子依普安院仁銑上人出家受具之後橫經講席究理窮玄詰問鋒馳机辯無敵咸知法器僉指南遊首造智門即伸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門名師近前師繞近前門以拂子驀口打師擬開口門又打師豁然開悟出住翠峰後遷雪竇開堂日於法座前顧視大眾曰若論本分相見不必高陞法座遂以手畫一畫曰諸人隨山僧手看無量諸佛國土一時現前各各子細觀瞻其或涯際未知不免拖泥帶水便陞座上首白椎罷有僧方出師約住曰如來正法眼藏委在今日放行則瓦礫生光把住則真金失色權柄在手殺活

臨時其有作者共相證據僧出問遠離翠峰祖席已臨雪竇道
場未審是一是二師曰馬無千里謾追風曰恁麼則雲散家
月師曰龍頭蛇尾漢問德山臨濟捧喝已彰和尚如何為人師
曰放過一著僧擬議師便喝僧曰未審祇恁麼別有在師曰射
虎不真徒勞沒羽問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朝宰臨筵如何即是
師曰清風來未休曰恁麼則得過於師也師曰一言已出駟馬
難追僧禮拜師曰放過一著乃普視大眾曰人天普^普集合發明
箇甚麼事焉可互分賓主馳騁問答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
德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千醒祇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所
以聲前悟旨猶迷顧鑒之端言下知宗尚昧識情之表諸人要

知真笑相為麼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然常光現前箇
壁立千仞還辯明得也無未辯者取未明者取既辯明得能截
生死流同據佛祖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之恩以助
無為之化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祥雲五色曰學人不會師
曰頭上漫問達磨來來時如何師曰猿啼古木曰來後如何
師曰鶴唳青霄曰即今事作麼生師曰一不成二不是問和尚
未見智門時如何師曰甬鼻孔在我手裡曰見後如何師曰穿
過弱履有僧出禮拜起曰請師答話師便捧僧曰豈無方便師
曰罪不重科復有一僧出禮拜起曰請師答話師曰兩重公案
曰請師不答話師亦捧問古人道北斗裡藏身意旨如何師曰

千聞不如一見曰此話大行師曰老鼠銜鐵問古人道咬地
絕一絲頭祇如山河大地又且如何師曰百赤不如語直曰學
人未曉師曰徧問諸方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乘槎斫額曰
莫祇這便是師曰浪死虛生問如何是緣生義師曰金剛鑄鏡
券曰學人不會師曰開市裏牌曰恁麼則行到水窮處坐看雲
起時師曰到列下問四十九年說不盡底請師說師曰爭之不足
曰謝師答話師曰鏡捧自看問如何是把定乾坤眼師曰拈却
鼻孔曰學人不會師曰一喜一悲僧擬議師曰苦問如何是脫
珍御服著弊垢衣師曰垂手不垂手曰乞師方便師曰左眼挑
筋右眼抉肉問龍門爭進舉那箇是登科師曰重遭點額曰學

人不會師曰退水藏鱗問寂滅忘言誰是得者師曰卸帽穿
雲去曰如何領會師曰披蓑帶雨歸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
曰一場酸澀問坐斷毗盧底人師還接否師曰殷勤送別瀟湘
岫曰恁麼則學人罪過也師曰天寬地窄太愁人僧禮拜師曰
苦屈之詞不好難吐問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師曰定花板上曰
莫便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符到奉行上堂僧問如何是
吹毛劍師曰苦曰還許學人用也無師噓一噓乃曰大衆前共
相酬唱也須是個漢始得若也未肯流度刃底眼不勞拈出
所以道如大火聚近著即燎却百門亦如按太阿寶劍衝前即
喪身失命乃曰太阿橫按祖堂寒千里應洎息萬端莫待冷光

輕閃爍復云看，便下座上堂僧問如何是維摩一默師曰寒
山訪拾得曰恁麼則入不二之門師噓一噓復曰維摩大士去
何從千古令人望莫窮不二法門休更問夜來明月上孤峰上
堂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便下座
却願謂侍者曰適來有人看方丈麼者曰有師曰作賊人心虛
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甚麼處見客或若道得
接手句許你天上天下上堂田地穩密底佛祖不敢近為甚麼
擡脚不超神通遊戲的鬼神不能測為甚麼下脚不得直在饒十
字縱橫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上堂大眾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
時也爾諸人四至界畔猶未識在若要中心樹子我也不惜問

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千峰寒色曰未委向上更有也無師曰
兩滴巖花上堂僧問雪覆蘆花時如何師曰點曰恁麼則為祥
為瑞去也師曰兩重公案乃曰雪覆蘆花欲暮天謝家人不在
漁船白牛放却無尋處空把山童贈鐵鞭師一日遊山四顧周
覽謂侍者曰何日復來於此侍者哀乞遺偈師曰平生惟患語
之多矣翌日出杖履衣盂散及徒衆乃曰七月七日復相見耳
至期盥沐攝衣北首而逝塔全身于寺之西塢賜明覺大師

雪竇顯禪師

釋惠洪

禪師名重顯字隱之遂州人太平興國五年四月八日生于李
氏幼精銳讀書知要下筆敏速然雅志立壑父母不能奪竟依

益州普安院沙門仁銑為師落髮受具出蜀浮沈荆渚間歷年
嘗典客大陽與客論趙州宗旨客曰法眼禪師昔解后覺鏡背
者於金陵覺趙州侍者也號稱明眼問曰趙州栢樹子曰緣記
得吾覺曰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法眼拊手曰真自師子窟
中來覺公言無此語而法眼肯之其旨安在顯曰宗門抑揚那
有規轍乎時有苦行名韓大伯者貌寒寢侍其旁輒匿笑而去
客退顯數之曰我偶客語爾乃敢慢笑何事對曰笑知客智
眼未正擇法不明顯曰豈有說乎對以偈曰一兔橫身當古路
蒼鷹才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灵性空向枯椿舊處尋顯陰異
之結以為友顯盛年工翰墨作為法句進慕禪月休公嘗遊廬

山棲賢時謾禪師居烏簡巖少接納顯嘉苴不合作師子峰詩

譏之師子峰在棲賢之後曰踞地盤空勢未休爪牙安肯混常流天教生

在干峰上不得雲擎也出頭顯與齊岳者為侶同謂五祖戒禪
師顯休於山前莊遣岳先往機語不契顯亦竟不見北遊至復
州北塔祚禪師者香林遠公嫡子雲門之孫也祚遠皆蜀人知
見高學者莫能覩其机顯後適祚愛之遂留止五年盡得其道
顯與學士曾公會厚善相值淮上問顯何之曰將遊錢塘絕西
興登天台雁蕩曾公曰靈隱天下勝處珊禪師吾故人以書薦
顯至靈隱三年陸沈象中俄曾公奉使浙西訪顯於靈隱無
識之者時堂中僧千餘使吏檢牀厝物色求之乃至曾公問向

所附書題袖納之曰公意勤然行脚人非督郵也脚本日然行
求敢希曾公大笑珊公以是奇之吳公翠峰虛席舉顯出世開
法日顧視大眾曰若論本分相見不必高陞此座乃以手指曰
諸人隨山僧手看無量佛土一時現前各各子細觀瞻其或涯
際未知不免拖泥帶水於是登坐又環顧大眾曰人天普集合
發明何事豈可五分賓主馳騁問答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
德自在輝騰千古把定乾坤千醒只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所
以聲前悟旨猶迷顧鑒之端言下知歸尚昧識情之表諸人要
識真相為麼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然常光現前箇箇
壁立千仞還辨明得也無未辯之取未明之取既辨明得便能

截生死流踞佛祖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之思以助
無為之化後住明州雪竇宗風大振天下龍蟠鳳逸衲子爭集
座下號雲門中興顯常經行植杖衆衲環之忽問曰有問雲門
樹凋葉落時如何曰体露金風雲門答遮僧耶為解說耶有宗
上座曰待老漢有悟處即說顯熟視驚曰非韓大伯乎曰老漢
幣地也於是令搥鼓衆集顯曰大眾今日雪竇宗上座乃是昔
年大陽韓大伯具大知見晦迹韜光欲得發揚宗風幸願特升
此座宗遂升座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曰神光射斗牛又問
出匣後如何曰千兵易得一將难求僧退宗乃曰寶劍未出匣
神光射斗牛于兵雖易得一將實難求便下座一衆大驚暮年

悲學者尋流失源作為道日捐倡日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
點不指磨貪生逐日區、去喚不回頭爭柰何餘敷揚宗旨妙
語編叢林皇祐四年六月十日沐浴罷整衣側卧而化閱世七
十三坐五十夏建塔山中得法上首天衣義懷禪師

天衣懷禪師

禪師名義懷生陳氏温州樂清人也世以漁為業母夢星墮于
屋除而光照戶已而娠及生尤多吉祥兒稚坐父船尾漁得魚
付懷、不忍串之私投江中父怒答詬甘甜之不介意長遊
京師依景德寺天聖中試經得度懷清癯行步遲緩象中望
見如鶴在雞群時有言法華者不測人也行市井拊懷皆曰臨

濟德山去懷初未喻問耆宿耆宿曰汝其當宏禪宗乎行矣勿
滯于此懷初謁荊州金鑿善禪師不契後謁葉縣省禪師又不
契東遊至翠峰翠峰象盛懷當營炊自汲澗折擔悟旨顯公印
可以為奇辭去久無耗有僧自淮上來曰懷出世鐵佛矣顯使
誦提唱之語日譬如雁過長空影沈寒水雁無遺踪之意水無
留影之心顯激賞以為類已先使慰撫之懷乃敢通門人之禮
然諸方服其精識自鐵佛至天衣五遷法席皆荒涼處懷至必
幻出樓觀四事成就晚以疾居池州杉山庵門弟子智才住杭
州佛日山迎歸養侍藥劑才如姑蘇未還懷促其歸至門而懷
已別衆才問卯塔已畢如何是畢竟事懷監拳示之遂倒卧

推枕而化閱世七十二坐四十六夏葬佛日崇寧中勅謚振宗大師

贊曰予觀雪竇天衣父子提倡之語其指示心法廣大分曉如雲廓天布而後之學者失其旨的爭以識情數量義學品目緇穢之譬如燧人氏鑽火將以烹飪饗上帝而秦始皇用以烹儒焚書豈不誤哉予聞菩薩宏法為內外護皆本願力故曾集賢之知雪竇言法華之識天衣疑非苟然者耶

明覺

王 鑿震澤 編

明覺顯號雪竇居莫壘山翠峰寺演法有龍出井羅漢亦隱樹而聽時寺集千僧有天衣懷禪師願汲水供衆久而無倦忽蹉

跌而化桶湧白蓮花

明覺

師到太湖有余巡檢請師并志依上座齋臨起檢問卑官今日命二衲僧齋得何果報師云圖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粮依云臨行方覺主人寬師召舍人舍人擡頭師指志云塚根衲子齋他有甚利益巡檢大笑師便起去

出宗門統要

天義懷禪師

青原下十世雪竇顯禪師法嗣雲門宗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永嘉樂清陳氏子也世以漁為業母夢星殞于屋乃孕及產尤多吉祥兒時坐船尾父得魚付師貫之師

不忍乃私投江中父怒笞之師恬然如故長遊京師依景德寺
為童行天聖中試經得度謁金鑿善業縣省皆蒙印可遂由洛
抵龍門復至都下欲維宗風意有未決忽遇言法華拈師背曰
雲門臨濟去及至姑蘇禮明覺於翠峰覺問汝名甚麼曰義懷
覺曰何不名懷義曰當時致得覺曰誰為汝立名曰受戒來十
年矣覺曰汝行腳費却許多草鞋曰和尚莫瞞人好覺曰我也
沒量罪過汝也沒量罪過你作麼生師無語覺打曰脫空謾語
漢出去入室次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
總不得師擬議覺又打出如是者數四尋為水頭目汲水折擔
忽悟作投机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峯頭獨立驪龍領

下奪明珠一言勘破維摩詰覺聞拊几稱善後七坐道場化行
海內嗣法者甚衆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布髮掩泥橫身卧
地曰意旨如何師曰任是波旬也皺眉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
曰西天此土問學人上來請師說法師曰林間鳥噪水底魚行
上堂須彌頂上扣金鐘畢鉢巖中無人聚會山僧倒騎佛殿
諸人反著草鞋朝遊檀特暮到羅浮拄杖針筒自家收取上堂
衲僧橫說豎說未知有頂門上眼時有僧問如何是頂門上眼
師曰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上堂大眾集定乃曰上來道箇
不審能銷萬兩黃金下去道箇珍重亦消得四天下供養若作
佛法話會滴水難消若作無事商量眼中着屑且作麼生即是

良久曰還會麼珍重上堂夫為宗師須是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遇賤即貴遇貴即賤驅耕夫之牛令他苗稼豐登奪飢人之食令他永絕飢渴遇賤即貴握土成金遇貴即賤變金成土老僧亦不能驅耕夫之牛亦不奪飢人之食何謂耕夫之牛我復何用飢人之食我復何餐我也不握土成金也不變金成工何也金是金土是土玉是玉石是石僧是僧俗是俗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雖然如此打破大散關幾箇送逢達磨上堂雁過長空影沈寒水雁無遺踪之意水無白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鳧截鶴夷嶽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學，拳，用之則敢與八大龍王鬪富不

用都來不直半分錢忝上堂謂禪常于世界鼻孔摩觸家風芭蕉聞雷開葵花向日轉諸仁者芭蕉聞雷開還有耳麼葵花隨日轉還有眼麼若也會得西天即是此土若也不會七九六十三双上堂灵源絕朕普現色身法離斷常有無堪示所以道塵，不見佛刹，不聞經要會灵山親授記畫見日夜見星良久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忝上堂夜來寒霜凜冽黃河凍結陝府鐵牛腰折盡道女媧煉日補天爭奈西北一缺如今欲與他補却又恐大地人無出氣處且苗這一窺與大地人出氣忝上堂虛明自照不勞心力上士見之鬼神恭敬中下得之狂心頓息更有一人切忌道著上堂光透日月明暗不收智出聖凡賢愚

不歷所以道不用低頭思量難得良久曰是甚麼上堂青蘿嶺
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何似南山起雲北
山下雨若也會得甜瓜徹蒂甜若也不會苦瓠連根苦上堂無
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且道妙喜世界不動如來說甚麼法
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祇如威音王佛最初一會度多少
人若是通方作者試為道看良久曰行路難行路難萬仞峰頭
君自看上堂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金色頭陀見處不真鷄
足山中與他看守衣鉢三千大喻八百小喻大似泥裡洗土塊
四十九年三百六十餘會摩竭提國猶較些子德山臨濟雖然
丈夫爭似蜀賓國王一刀兩段如今若有箇人真孔盞天山僧

性命何在良久曰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唱一唱
下座僧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未審是甚麼人師曰掘地深埋
曰此人還受安排也無師曰土上更加泥問牛頭未見四祖時
如何師曰長江無六月曰見後如何師曰一年一度春室中問
僧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能言語恁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
人道箇甚麼又曰罽毘連宵叫鷓鴣終夜啼圓通門大啟何事
隔雲泥晚年以疾居池陽杉山庵門弟子智才住臨平之佛日
迎歸侍奉才如蘇城未還師速其歸及踵門師告之曰時至吾
行矣才曰師有何語示徒乃說偈曰紅日照扶桑寒雪封華嶽
三更過鏡圓拶折驪龍角才問那塔已成如何是畢竟事師舉

拳示之遂就寢推枕而寤塔全身寺東之原崇寧中謚振宗禪師

禪師之載於淨土善人咏者有天衣懷圓照本二人關於我吳各附錄其文於本章之後

天衣義懷禪師淨土善人咏之第四十九咏

釋道衍

五遷名利萃英賢淨土無修不礙禪監起拳頭推枕化寶花池上綻青蓮

義懷禪師温州樂清人也父以漁為業懷稚時坐船尾隨父漁得魚即付懷不忍串之私投江中父怒捶罵槩而無悔遂辭親出家依景德寺僧天聖中試經得度稟法於翠峰顯

禪師凡五住道場晚居池州杉山庵化入念佛有勸修淨土說示寂之夕其徒智才問壘塔已畢如何是畢竟事懷監拳示之推枕而逝

洞惠金典座青原下十世雲門宗雪竇顯禪師法嗣

平江府水月寺惠金典座依明覺於雪竇聞舉須彌山話默有契一日欲往訊遇之嚴軒覺問汝名甚麼曰惠金覺曰阿誰惠汝金曰容少間去方丈致謝覺曰即今舉曰這裡容和尚不得

長朋彥禪師青原下十世法眼宗天台韶國師法嗣

蘇州長壽院朋彥廣法禪師永嘉秦氏子僧問如何是玄旨師

曰四稜塌地問如何是絕絲毫底法師曰大地山河曰恁麼則
即相而無相也師曰也是狂言問如何是徑直之言師曰千迂
萬曲曰恁麼則無不總是也師曰是何言欵問如何是道師曰
跋涉不易

景德傳燈錄青原第七世温州瑞峰院神祿禪師章云温
州温嶺瑞峯院神祿禪師福建福清人也本邑天竺寺出
家得法于瑞巖久為侍者後開山創院學侶依附師有偈
曰蕭然獨處意沈吟誰信無絃發妙音終日法堂惟靜坐
更無人問本來心時有朋彥上座躡前榻而問曰如何是
本來心師名曰朋彥，應諾師曰與老僧點茶來彥於是

信入朋彥即廣法大師後嗣天台國師住蘇州長壽師太
平興國元年示滅壽百有五歲

又本章云蘇州安國長壽院朋彥大師永嘉人也姓秦氏
本州開元寺受業初參婺州金陵寶資和尚後因慧明禪
師激發而歸于天台之室悟正法眼自此隨緣闡法盛化
姑蘇節帥錢仁奉禮重創院請轉法輪本國賜紫署廣法
大師以下文同不重錄

未云師建隆二年辛酉以住持付門人法齊繼世說法即
其年四月六日示滅壽四十九臘三十五

普希辯禪師青原下十世法眼宗
天台韶國師法嗣

杭州普門寺希辯禪師蘇州人也忠懿王命主越州清泰署慧
智後遷上寺上堂山僧素乏知見復寡聞持頃雖侍立於國師
不蒙一句開示以致今日與諸仁者聚會更無一法可相助發
何況能為諸仁者區別緇素商量古今還怪得山僧麼若有怪
者道且此人具眼不具眼有賓主義無賓主義晚學初机必須
審細僧問如何是普門示現神通事師曰恁麼則闍黎怪老僧
去也曰不怪時如何師曰汝且下堂裏思惟去太平興國三年
吳越王入覲師隨寶塔至見于滋福殿賜紫衣號慧明禪師端
拱中乞還故里詔從之賜御製詩忠懿王施金於常熟本山院
創甄浮圖七級高二百尺功既就至道三年八月示寂塔于院

之西北隅

景德傳燈錄云禪師蘇州常熟人也幼出家禮本邑延福
院啟祥禪師落髮具戒詣楞伽山聽律尋謂天台受心印
乾德初吳越忠懿王命住越州清泰院署慧智禪師開寶
中復召入居普門寺師上堂以下文同不重錄
末云壽七十七臘六十三
姑蘇志云希辯吳越忠懿王子也為寶嚴院於常熟聽律
於楞伽受心印於天台乾德初王以清泰院居之號慧智
禪師太平興國中隨王入覲見于滋福殿賜號慧明尋還
故剎御書急就章道遥詠秘藏詮賜之

安道原禪師青原下十世○法眼宗

蘇州承天永安道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吐這旃陀羅曰

學人初机乞師方便師曰汝問甚麼曰問佛師曰吐這旃陀羅

師即進景德傳燈錄者

翠峯慧顥禪師

劉鳳

翠峯慧顥禪師僧問宗風嗣阿誰師曰門開東嶺上云恁麼則

五祖嫡子也曰猿嘯老松枝

定慧道海禪師

劉鳳

定慧道海禪師問諸佛出世已涉繁詞作麼生是的旨師曰逢

人不得錯舉僧云不日一事不長一智師曰恠之不及

萬德興禪師青原下十世○法眼宗

蘇州萬壽德興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大衆一時瞻仰問如

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汝且自為乃曰問答俱備其誰得意

若向他求還成特地老僧久處溪山比為藏拙何期今日入到

萬壽門下可謂藏之不得既藏不得方明露現未審諸人阿誰

先見如有見處出來對象吐露箇消息良久曰久立珍重

洞庭慧月禪師南嶽下十世○臨濟宗

蘇州洞庭翠峰慧月禪師僧問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時如

何師曰脫却籠頭却却角馱曰拶出虚空去處盡聞香師曰

雲愁聞鬼哭雪壓觸髅吟問和尚未見谷隱時一句作麼生道

師曰步、登山遠曰見後如何師曰驅、信馬蹄

西余端禪師

釋惠洪

端師子者吳興人也始見弄師子者發明心要則以綵帛像其皮時、著之因以為號住西余山嗣姑蘇翠峰月禪師西余去湖州密通每雪朝著綵衣入城小兒爭譁逐之從人乞錢得即以散飢寒者錢穆父赴官浙東見之約明日飯端黎明獨往避雨入道旁人家幼婦出迎俄其夫至詎逐竟為邏卒所收穆父吏速客見之問故曰煩寄聲錢公本來赴齋中塗奸情事發請自飯穆父聞之驚且笑顧客曰此僧胃中無一點疑事又嘗見持死鷄疾行者挽衣問何之曰鷄為狸害法不可食將棄水中

端苦求之道路聚觀諷曰當得偈乃可與端跪作祭文曰維靈

生有鷹鴉之厄死有湯鑊之災生時要汝報曉死後無人收埋

奉為轉化檀越施肚為汝作棺一本云閻黎無可布言卒携

鷄去以施飢者能誦法華經湖之爭延之必得錢五百乃開快

目誦數句即持錢地坐去缺薄者易之而去好歌漁父詞月夕

必歌之達旦有狂僧號回頭和尚以左道鼓動流俗士大夫亦

安其妄方對丹陽守呂公肉食端竟至指曰正當與廢時如何

是佛回頭不能遽對端捶其頭推倒乃行又有妖人號不托掘

秀州城外地有佛像建塔其上傾城信教端見堪住曰如何是

佛不托擬議端耀之而去章丞相子厚請升座使俞秀老撰疏

叙其事曰推倒回頭趯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
先聞端聰僧官宣至此以手揶揄曰止乃坐引聲吟曰本是瀟
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北大衆雜然稱善端顧笑曰我觀法
王法王法如是下座子厚啣飯端嘆說偈曰章惇章惇請我
看墳我却喫素汝却喫葷子厚為大笑時呂太尉吉甫亦由丹陽
三人者日過從吉甫誦禪定功德諸般若中第一曰惠卿修之
十年子厚獨稱鍛可忘憂嵇康得仙竟作劍解端說偈曰章公
好學仙呂公好生禪徐六喻塘板各自見一邊聞者傳以為笑
樂元祐初圓照禪師自京師慧林退歸姑蘇見端於甘露曰汝
非端師子乎曰是圓照戲之曰村裡師子耳端應聲曰村裡師
子村裡弄眉毛與眼一齊動開口肚裏直癩狗不愛人取奉
直饒弄到帝王宮也是一場乾打闕圓照粹美不悟其訛也端
客無錫欲歸湖且行江上問有湖秀便船乎篙師曰我行常潤
船也端欣然曰亦可乃附船尾高郵秦觀少游聞其高道請升
座於廣慧端以手自指曰天上無復月人間只一僧一堂風冷
淡千古意分明少游首肯之端高自稱譽吐語竒怪逸人也病
牙久不愈謂衆曰明日遷化去衆以為戲語請說偈端索筆大
書曰端師子太慵懶未死牙齒先壞爛二時伴衆赴堂粥飯都
趕不辦如今得死是便宜長眠百事皆不管第一不著看官第
二不著喫粥飯五更遂化閱世七十二東吳祠之以為散聖

劉鳳吳釋傳云師子淨端禪師安吉州人丞相章公慕其道躬請開法吳山門風盛播

浮山遠禪師

釋惠洪

禪師名法遠鄭圃田人也出于王氏年十九遊并州見三交嵩禪師求出世法嵩曰汝當剃落墮三寶數乃可受法遠曰法有僧俗乎嵩曰與其為俗曷若為僧則能續佛壽命故也於是斷髮受具足戒謂汾州昭公又謂汝海省公皆受記前天禧中遊襄漢隋郢至大陽机語與明安延公相契延歎曰吾老矣洞上一宗遂竟無人耶以平生所著直裰皮履示之遠曰當為持此衣履求人付之如何延許之曰他日果得人出吾偈為證偈

曰揚廣山前草憑君待價煇異苗翻茂處溪谷固靈根其尾云得法者潛象十年方可闡揚遠拜受辭去依滁州瑯琊覺禪師應舒州太平興國寺請說法為省公之嗣次住姑蘇天平山又住浮山既老退休於會聖巖日閱班固九流遂擬之作九帶叙佛祖教義博採先德机語叅同印證其一曰佛正法眼帶其二曰佛法藏帶其三曰理貫帶其四曰事貫帶其五曰理事縱橫帶其六曰屈曲帶其七曰妙挾兼帶其八曰金鍼雙鏢帶其九曰平懷常實帶學者既已傳誦遠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為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

不親切說不相應唯依吾語而為已解則名誇法大衆到此如
何衆無語遠叱去之舉僧問夾山如何是夾山境答曰猿抱子
歸青嶂後鳥銜花落碧巖前法眼曰我二十年來將作境語會
遠曰不作境會作麼生會僧曰師意如何曰犀因玩月文生角
象被雷驚華入牙或遠云直饒不作境語會亦未會在何謂也
遠玉骨揮顏目光外射狀如王孫凜然可畏初歐陽文忠公聞
遠竒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棊遠坐其旁文忠收局請遠
目棊說法乃鳴鼓升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着棊相似何謂也
敵手知音當机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的
只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彭局破後徒勞

連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失黏心鹿麤而時
三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
時一著落在什麼處良久曰從前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嘉
歎久之遠偈語妙密諸方服其工作三交嵩公贊曰黃金打作
鑰石箸白玉碾成象牙梳子手大悲拈不動無言童子暗嗟噓
又作明安延公贊曰黑狗爛銀蹄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無礙木
馬火中嘶遠雅自稱柴石野人歿時已七十餘少時與遠觀頴
公薛大頭七八輩遊蜀幾遭橫逆遠以智脫之衆以其曉吏事
號遠錄公

法遠宋廬陵人姓王氏年十九遊并州從高禪師受具足戒來
住天平山擬班固九流作九帶叙佛祖教義博采先德機語叅
同印證學者傳之歐陽修嘗造其室因與客棊遠坐傍修請其
說法有從前十九路迷悟幾多人之句修嘉之所著有偈語妙
密

浦應祥人物志云皇祐初天平山為范文正功德寺請之
開山遂住天平

聰道人

沙門靈鑑

師諱德聰姓仰氏姑蘇張潭人七歲舍家入杭州慈光院十三
受具戒於梵天寺既而志樂禪寂叅求知識密契心印太平興

國三年來抵雲間尋取子祖師遺踪邑人范仁寵為選勝地因
住佘山之東峰茅茨不剪室僅容身未嘗沐浴惟好宴坐人未
知識也一日有禪者造之因觀經卷懸之舍下塵積且厚遂問
之曰此佛經也人皆看之師獨如此何也乃笑而荅曰若人之
讀書信既知之矣可再讀耶嘗曰古人貴行吾何言哉其他問
者皆默如也且是人始竒之咸平中天旱人飢盜且作矣室屋
四面竹木實繁潛有取者而二虎衛之不可得也師或經行虎
常前後似其馴養故人益竒之嘗遇冬月雪後閉戶四十五日
人無敢叩其室者有夏氏子素嚮其高節欲廣其所居堅不從
乃止天禧元年正月朔旦自言今歲將去不住此矣耆老留住

默然不答果是歲七月初六日生滅山十三日容貌如生俗年七十二僧臘六十二縣尉劉瀕施俸錢率戶人于山之西峰構方墳全身以安之令近塔廟而遷尊毘尼制也銘曰言簡而淡行清而孤方高無級師之墳

青浦志云二虎大青小青侍焉

蔣贊元禪師

南嶽下十一世○臨濟宗石霜圓禪師法嗣

蔣山贊元覺海禪師婺州義烏人姓傅氏乃大士之裔也夙修種智隨願示生父母感祥問里稱異三歲出家七歲為僧十五遊方遠造石霜陞於丈室慈明一見曰好著槽廠師遂作驢鳴明曰真法器耳俾為侍者二十年中運水搬柴不憚寒暑悉

已躬親求道後出世蘓臺天峰龍華白雲府帥請居誌公道場提綱宗要机鋒迅敏解行相應諸方推服丞相王公安石重師德望特奏章服師號公又堅辭鼎席結廬定林山中與師蕭散林下清談終日贈師頌曰不與物違真道廣每隨緣起自禪淚舌根已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得尋此亦明世希有事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東壁打西壁曰客來如何執待師曰山上樵井中水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驢胎馬腹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住持事繁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屠牛剥羊曰為甚麼如此師曰業在其中上堂這箇若是如虎戴角這箇若不是喚作甚麼良久曰餒驢餒馬珍重元祐元年師乃遷

化丞相王公慟哭於塔讚師真曰賢哉人也行厲而容寂知言
而能默譽榮弗喜辱毀弗戚弗矜弗克人自稱德有緇有白未
自南北弗順弗逆弗抗弗抑弗觀汝華唯食已實孰其嗣之我
有遺則

蔣山元禪師

釋惠洪

禪師名贊元字萬宗婺州義烏人復林傳大士之遠孫也三歲
出家七歲為大僧性遲重閒靜寡言視之如鄙朴人然於傳記
無所不窺吐為詞語多絕塵之韻特罕作耳年十五遊方至石
霜謁慈明禪師昉春破薪泥混十年慈明移南岳又與俱及
歿葬骨石於石霜植種八年乃去凡事蔣山心禪師心歿以元

繼其席舒王初丁太夫人憂讀經山中與元遊如昆弟問祖師
意旨元不荅王益扣之元曰公般若障三有近道之質一兩
生來恐純熟王曰願聞其說元曰公受氣剛大世緣深以剛大
氣遭後世緣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則
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志何時能一念萬年哉又多怒
而學問尚理於道為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髮甘淡
泊如頭陀此為近道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王再拜受教自
熙寧之初王入對遂大用至真拜貴震天下無月無耗元未嘗
發視客來無貴賤寒溫外無別語即斂目如入定客即去嘗饌
僧俄報大廚庫且及潮音堂衆吐飯蒼黃蜂窠蟻鬧而元啜啖

自若高視屋梁食畢無所問又嘗出郭有狂人入寺手刃一僧
即自殺尸相枕左右支報文武於道自白下門群從而歸元過
尸處未嘗視登寢堂危坐職事者側立冀元有以處之而歛目
如平日於是稍隱去卒不問王弟平甫豪縱於人物慎許可
見元即悚然加敬問佛法大意元復有難色平甫周請為說元
曰佛祖無所異於人所以異者能自護心念耳岑樓之本必有
本於毫末滔天之水必有原於濫觴清靜心中無放動念
危乎岌哉甚於岑樓浩然橫肆甚於滔天其可動耶佛祖更相
付授必丁寧之曰善自護持平甫曰佛法止於此乎元曰至美
不華至言不煩夫華與煩去道遠甚而流俗以之申公論治世

之法猶謂為治者不在多言願力行如何耳况出世間法乎元
豐之初王罷政府直至石頭夜造山拜墳士大夫車騎填山谷
王入寺已二鼓元出迎一揖而退王坐東徧從官賓客滿坐王
環視問元所在侍者對曰已寢久矣王笑之王結屋定林往來
山中又十年稍覺煩動即造元相向默坐終日而去有詩贈之
其略曰不與物違真道廣每隨緣起自禪後舌根已淨誰能壞
足跡如空我得尋人以為實錄元祐之初曰吾欲還東吳促辦
嚴俄化王哭之慟塔于蔣陵之東平甫狀其行碑山中
南惟廣禪師南嶽下十一世○臨濟宗
石霜圓禪師法嗣
蘇州南峯惟廣禪師上堂一問一答如鐘含響似谷應聲蓋為

事不獲已且於建化門中放一線道若據衲僧門下天地懸殊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良久曰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吐

定超信禪師南嶽下十一世○臨濟宗琅琊覺禪師法嗣

蘇州定慧院超信海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

湘源斑竹杖曰意旨如何師曰杖○帶淚痕問如何是第一句

師曰那吒忿怒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衲僧周措曰如何是第

三句師曰西天此土上堂泥蛇齧石鱉露柱啾○叫須彌打一

棒闍老呵○笑叅上堂若識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不識般若亦

被般若縛識與不識拈放一邊却問諸人如何是般若体叅堂

去上堂鶯聲鬧蟬聲急入水烏龜頭不濕鷺鷥飛入蘆花叢雪

月交輝俱不及味

劉鳳吳釋傳云定慧寺由超信海印禪師開創師桂州人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湘源斑竹杖曰意旨如何師曰

杖○帶泪痕今其禪坐處尚有遺跡元季中峯和尚亦嘗

於此登座說法中峯又於城西近直虹橋建庵趙松雪馮

海粟諸名士相與助之云手自剏今為勢家據庵廢矣

蘇州定慧信禪師

釋曉瑩

蘇州定慧信禪師蚤以百丈野狐頌得叢林之譽其頌曰不落

不昧二俱是錯取捨未忘識情卜度執滯言詮無繩自縛春至

花開秋來葉落錯○誰知普化搖鈴鐺又貽老僧曰俗臘知多

少龐眉擁毳袍、看經嫌字小、問事受聲高、暴日終無厭、登階漸覺勞、自言曾少壯、遊嶽兩三遭、信為明眼宗、匠此乃其遊戲耳、然品題形貌之衰憊、模寫情思之好尚、抑可謂曲盡其妙矣。

右出羅湖野錄

瑞月禪師南嶽下十一世。臨濟宗。

蘇州瑞光月禪師僧問俱眠一指意旨如何師曰月落三更穿

市過

般若端禪師南嶽下十一世。臨濟宗。

蘇州嶺般若寺善端禪師僧問有生有滅盡是常儀無生無滅時如何師曰崑崙著靴空中立曰莫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石女

簪花火裡眠曰大衆證明師曰更看泥牛闖入海

薦亮禪師南嶽下十一世。臨濟宗。

蘇州薦亮禪師僧問不假言詮請師示誨師曰大衆總見汝

恁麼問曰莫祇這便是也無師曰罕逢穿耳客

長壽法齊禪師青原下十一世。法眼宗。

蘇州長壽法齊禪師婺州人始講明門目明二論尋置遊方受心印於廣法禪師節使錢仁奉禮請繼廣法住持開堂日有百

法座主問令公請命四衆雲臻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百法

明門論曰畢竟作麼生師曰一切法無我問城東老母與佛同

生為甚麼却不見佛師曰不見即道曰恁麼則見去也師曰城

東老女與佛同生

景德傳燈錄文同此未云師太平興國三年戊寅捨衆就

本院創別室宴居咸平三年庚子十二月十一日示滅壽

八十九臘七十二

慧巖海印法安禪師

劉鳳

崑山慧巖海印法安禪師僧問柳垂堤畔花發林間如何顯道

師曰兩彩一賽云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師曰汝

向甚麼處見靈雲云花開滿樹花落空枝師曰放汝三十棒

翠峰山洪禪師

劉鳳

蘇州翠峰山洪禪師僧問如何是翠峰境師曰祇聞鶯鳥語不

見報春來問如何是西來境師曰堪嗟立雪僧

堯顛暹禪師青原下十一世。法眼宗。

蘇州堯峰顛暹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之師一接師曰去問

承教有言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如何是平等法師曰堯峰高竇

低曰恁麼則却成高下去也師曰情知你恁麼會聞雷聲示衆

曰還聞雷聲麼還知起處麼若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若也不

知所以古人道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不如喫茶去問如何

是道師曰夕死可矣問如何是金剛力士師曰這裡用不着問

上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蒼天蒼天乃曰祇如未後僧問

上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山僧向他道蒼天蒼天且道意落在

室下疑卷
一層字

甚麼處莫是悲傷遷逝痛憶道人麼若乃恁麼評論實謂周知
去處要知去處麼更不用久立歇去上堂冬去春來樓閣門開
若也入得不用徘徊諸上座還向這裡入得也未若也入得所
以古人道是處是彌勒無門無善財若也入之未得自是諸上
座狂走更不切久立珍重

顯暹

倪天鎮志畧

顯暹號寶雲俗姓陳古為吳人八歲出家二十受具戒服勤諸
律心大而行密修明典要奧通圓覺起信等經論髮衣糲食自
給再問道於覺軻禪師軻以法印示之遂臻妙悟後居克峰為
人師學者去來嘗數千人為易其敗字而暹無所營久之示寂

皇祐中駙馬都尉李某以暹續入廣燈仁宗統為叙以冠之

聖志昇禪師青原下十一世○法眼宗

蘇州吳江聖壽志昇禪師上堂若論佛法更有甚麼事所以道

古今山河古今日月古今人倫古今城郭喚作平等法門絕前

後際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依而行之久立珍重

澄慧慈禪師青原下十一世○雲門宗

平江府澄照慧慈禪師僧問了然無所得為甚麼天高地闊師

曰窠上堂若論此事駁上眉毛早是蹉過那堪進步向前更要

山僧說破而今說破了也還會麼昨日雨今日晴

定雲禪師青原下十一世○雲門宗

天衣懷禪師法嗣

平江府定慧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為人一句師曰見之不取曰學人未曉師曰思之千里

明慧贇禪師青原下十一世。雲門宗。天衣懷禪師法嗣。

平江府明目慧贇禪師上堂橫按拄杖曰若恁麼去直得天無

二日國無二王釋迦老子飲氣吞聲一大藏教如蟲蝕木設使

鑽仰不及正是無孔錢鎚做饒信手拈來也是殘羹餽飯一時

吐却方有少分相應更乃墮在空亡依舊是鬼家活計要會麼

雨後始知山色翠事難方見丈夫心卓拄杖下座

慧圓照禪師青原下十一世。雲門宗。天衣懷禪師法嗣。

東京慧林宗本圓照禪師常州無錫管氏子體貌龐碩所事淳

厚年十九依姑蘇承天永安道昇禪師出家巾侍十載剃度受

具又三年禮辭遊方至池陽謁振宗，舉天親從彌勒內宮而

下無著問云人間四百年彼天為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

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箇法

如何是這箇法師久而開悟一日室中問師即心即佛時如何

曰殺人放火有甚麼難於是名播寰宇漕使李公復圭命師開

法瑞光法席日盛武林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剎命師擇居

蘇人擁道遮留又以淨慈堅請移文諭道俗日借師三年為此

邦植福不敢久占道俗始從元豐五年神宗皇帝下詔闢相國

寺六十四院為八禪二律名師為慧林第一祖既至上遣使問

勞閱三日傳旨就寺之三門為士民演法翌日召對延和殿問道賜坐師即跏趺帝問卿受業何寺奏曰蘇州承天永安帝大悅賜茶師即舉盃長吸又蕩而撼之帝曰禪宗方興宜善開導師曰陛下知有此道如日照臨臣豈敢自怠即辭退帝目送之謂左右曰真福慧僧也後帝登遐命入福寧殿說法以老乞歸林下得旨任便雲遊州郡不得抑令住持擊鼓辭衆說偈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意遊順風加艣掉船子下揚州既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師臨別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惟勤修忽怠是真相為聞者莫不感涕晚居靈巖其嗣法傳道者不可勝紀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韓信臨朝

曰中下之流如何領會師曰伏屍萬里曰早知今日事悔不悞當初師曰三皇塚上草離離問上是天下是地未審中間是甚麼物師曰山河大地曰恁麼則謝師答話師曰大地山河曰和尚何得瞞人師曰却是老僧罪過上元日僧問千燈互照絲竹交音正恁麼時佛法在甚麼處師曰謝布施曰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曰大似不齊來上堂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裡轉大法輪拈起拄杖曰這箇是塵作麼生說箇轉法輪底道理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汝諸人說破拈起也海水騰波涌彌峇峇放下也四海晏清乾坤肅靜敢問諸人且道拈起即是放下即是當斷不斷兩重公案擊禪牀下座上堂看燦燦瑞光

照大千界百億微塵國土百億大海水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
百億四天下乃至微塵刹土皆於光中一時發現諸仁者還見
麼若也見得許汝親在瑞光若也不見莫道瑞光不照好叅上
堂頭圓像天足方似地古貌稜層丈夫意氣躍倒須彌踏翻海
水帝釋與龍王無著自處乃拈拄杖曰却來拄杖上回避咄任
汝神通變化究竟須歸這裡以拄杖卓一下師全身搭于蘇之

靈巖

報法存禪師青原下十一世雲門宗

安吉州報本法存禪師錢塘陸氏子僧問無味之談塞斷人口
作麼生是塞斷人口底句師便打僧曰恁麼則一句流通天人

聳耳師曰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曰專為流通師曰一任亂
道在天衣受請上堂曰吳江聖壽見名住持進退不遑且隨緣
分此皆堂頭和尚提耳訓育終始獎諭若據今日正令當行便
好一棒打殺那堪更容立在座前雖然如是養子方見父慈

慧林圓照本禪師

釋惠洪

圓照禪師諱宗本出於管氏常州無錫人也性質直少緣飾貌
豐碩言無枝葉年十九師事蘇州承天永安道昇禪師昇方道
價重叢林歸之者如雲本弊衣垢面操井臼典炊爨以供給之
夜則入室叅道昇曰頭陀荷衆良苦亦疲勞乎對曰若捨一法
不名滿足菩提豈欲此生身證其敢言勞昇陰竒之又十年剃

髮受具服勤三年乃辭昇遊方徧叅初至池州景德謂義懷禪師言下契悟衆未有知者嘗為侍者而喜寢鼻息斲，聞者厭之言於懷，笑曰此子吾家精進幢也汝輩他日當依賴之無多談衆乃驚及懷公徙住越之天衣常之薦福本皆從之治平初懷公退居吳江之聖壽院部使者李公復圭過懷公夜語曰瑞光法席虛願得有道衲子主之懷指本曰無踰此道人者耳既至瑞光集衆擊鼓，輒墮圓轉震響衆驚却有僧出呼曰此和尚法雷震地之祥也俄失僧所在自是法席日盛衆至五百人杭州太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刹堅請欲住而蘇人留之益甚又以淨慈懇請之曰借師三年為此邦植福不敢久占本

噴，曰誰不欲作福蘇人識其意聽赴之學者又倍於瑞光既而蘇人以萬壽龍華二刹請擇居之迎者千餘人曰始借我師三年今九歲矣義當見還欲奪以歸杭州守使縣尉持卒徒護之乃不敢奪元豐五年以道場付其門人善本而居於瑞峰菴蘇人聞之謀奪之惧力不勝欲發而未敢也時會待制曾公孝序適在蘇蓋常問道於本而得其至要曰謂之菴中具舟江津既辭去本送之登舟語笑中載而歸以慰蘇人之思於是歸本於穹窿山福臻院時年六十三矣未幾神宗皇帝闢相國寺六十有四院為八禪二律六以中貴人梁從政董其事驛召本主惠林既至遣使問勞三日詔演法於寺之門萬衆拜瞻法會殊

勝以為彌勒從天而降人間也翌日召對延和殿有司便習儀使而後引既對山呼罷登殿賜座即就坐盤足跏趺侍衛驚相顧本自若也賜茶至舉盞長吸又蕩撼之上問受業何寺對曰承天永安上喜其真喻以方輿禪宗宜善開導之旨既退上目送之謂左右曰真福慧僧也及上元日車駕幸相國寺止禪衆無出迎師奉承睿髮闡揚佛事都邑四方人以大信神宗登遐召本入福寧殿說法左右以本嘗為先帝所禮敬見之嗚咽不自勝哲宗加號禪師皇叔荆王親齋勅授之元祐元年以老求歸朝廷從其請勅任便雲遊所至不得抑令住持目欣然升座辭衆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便遊順風加艣擢船子下揚州既出

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本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惟勤修勿怠是真相為聞者莫不流涕其真慈善導感人如此非特然也其住瑞光民有屠牛者牛逸赴本跪若自訴遂買而畜之其住淨慈歲大旱湖井皆竭寺之西隅有甘泉自湧得金鰻魚目浚為井投魚其間寺衆十餘人汲以不竭民張氏有女子死夢其母曰我以罪為蛇既覺得蛇於棺下持以詣本乃為說法復置故處俄有黑蟬翔棺上而蛇失所在母祝曰若我女當入籠中當持汝再詣淨慈如其祝本復為說法是夕夢女曰二報已解脫矣其顯化異類又如此本平居恂々未嘗以辨博為事至其說法則雖盛名陰勢無所少假高麗僧統

義天以王子奉國命使于我朝聞本名請以弟子禮見問其所
得以華嚴經對師曰華嚴經三身佛報身說耶化身說耶法身
說耶義天曰法身說本曰法身徧周沙界當時聽眾何處躡立
義天茫然自失欽服益加太子少保李公端愿世以佛學自名
本問曰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既曰無為作麼生學李公不
能答雪竇道法至本大盛老居灵巖閉門頽然而四方從者相
望於道不釋也元符二年十二月甲子將入滅沐浴而卧門弟
子環擁請曰和尚道徧天下或一本云今日不可無偈幸強起
安坐本熟視曰癡子我尋常尚懶作偈今日特地圖箇什麼尋
常要卧便卧不可今日特地坐也索筆大書五字曰後事付守

榮擲筆慙卧若熟睡然撼之已去矣門弟子塔師全身於靈巖
山閱世八十坐五十二夏

贊曰富鄭公居洛中見顯華嚴誦本之語作偈寄之曰或一本
彌得心要於顯華日見顯師悟入溪演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
嚴有偈寄本日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王顯謨漢之初見本登座以目四
顧乃證本心予聞馬鳴曰如來在世衆生色心殊勝圓音一演
隨類得解今去佛之世二千餘年而能使王公貴人聞風而悟
瞻顏而證則常隨而親炙之者可知矣故江西八十餘人而本
則倍之近代授法之盛無能加者非願宏法道行契佛心何以
臻此哉一本自瞻顏而證之下但云則其
大願真慈之力無愧紹隆之職者

成祖文皇帝御撰神僧傳第九卷之第二十七人

釋圓照諱宗本出於管氏常州無錫人也性質直少緣飾貌豐碩言無枝葉年十九師事蘇州承天永安道昇禪師其住瑞光氏有屠牛者牛逸赴本跪若自訴遂買而畜之其住淨慈歲大旱湖井皆竭寺之西隅有甘泉自湧得金鰻魚因浚為井投魚其間寺衆千餘人汲以不竭民張氏有女子死夢其母曰我以罪為蛇既覺得蛇於棺下持以詣本乃為說法復置故處俄有黑蟬翔棺上而蛇失所在母祝曰若我女當入籠中當持汝再詣淨慈如其祝本復為說法是夕夢女曰二報已解脫矣其顯化異類又如此元符二年十二月甲子將入滅沐浴而卧門弟

子環擁請曰和尚道徧天下今日不可無得幸強起安坐索筆大書五字曰後事付守榮擲筆慙卧若熟睡然撼之已去矣門弟子塔師全身於靈岳寺閱世八十坐五十二夏

王志堅人物傳云政和初賜塔名無際之塔

本禪師

龔明之

宗本圓照禪師乃福昌一飯頭

福昌承天寺子院惜無所知每飯熟必

禮數十拜然後持以供僧一日忽大悟恣口之所言皆經中語自此見道甚明後往靈岩近山之人遇夜則百其寢室拜之侍僧以告遂置大士像於前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

須先為其大者其它率以是勸人仁宗嘗召至京師賜金襴衣
加圓照師號後復歸本山

舊傳大本至京師有一貴戚欲試之因以猶倡薦寢本登榻
鼻息如雷其倡為般若先所燥通夕不寐翌日炷香拜之曰
不意今日得見古佛

大本錢王後身

圓照在靈岩時有一藍縷道人自號同水客往造其室中守門
者莫能過既而圓照屏侍者與語竊聽之者聞圓照末後一語
云汝今幾甲子矣荅云八萬四千恒河沙數甲子圓照云八萬
四千恒河沙數甲子以前又作麼生道拂袖而出曰錢大錢大

又待瞞人也當時疑圓照為吳越後身道人為洞窟

圓照宗本禪師淨土善人咏之第十五

釋道衍

延和殿裏闍宗乘人王稱為福慧僧報盡西歸登上品非惟名
字續傳燈

禪師諱宗本常州人性質直少緣飾貌豐碩言無枝葉蚤恭
懷禪師契悟初住蘇之瑞光杭州太守陳公襄以淨慈懇請
曰借師三年為此邦植福不敢久留本遂赴之未幾神宗辟
相國寺六十有四院詔本住惠林召對延和殿既退上目送
之謂左右曰真福慧僧也老居靈岩閉戶竄修淨業曦律師
嘗神遊淨土見一蓮座問彼土之人曰此何人之座曰大宋

國僧宗本之座元符二年十二月甲子沐浴告衆右脇若熟
睡然撼之已去門弟子塔全身于靈巖

禪林寶訓內一條

死心曰晦堂先師昔遊東吳見圓照赴淨慈請蘇抗道塔爭之
不已一日此我師也汝何奪之一日今我師也汝何有焉

證悟修顯禪師

劉鳳

授子證悟修顯禪師聞蘇州圓照於瑞光開法席遠來叅扣曰
舉無着問天親彌勒說甚麼法云說這箇法忽如有省晨夕叅
扣後數更住大刹名重於世富鄭公師之

又

宋熙寧間圓照大本住蘇州之瑞光寺方以其道震東南潁州
僧正顯世號顯華嚴者從之得法以歸

真覺守琮禪師

劉鳳

瑞光真覺寺_守琮禪師姓顧氏本州人依圓照禪師聞法復扣宗
乘遂獲印可僧門作是思惟十方佛見今思惟佛在何處師曰
當風一句起自何來云甚麼則頭_三彌勒步_三釋迦

法雲圓通秀禪師

釋惠洪

禪師名法秀秦州隴城人辛氏夢有僧癯甚鬚髮盡白託宿
曰我夢積山僧也覺而有娠先是麥積山有僧止其名曰誦法
華與應乾寺魯和尚者善嘗欲從魯遊方魯老之既去緒語曰

他日當尋我竹鋪坡前鏡疆嶺下俄有兒生其所魯聞之往觀
焉兒為一笑三歲願隨魯歸遂冒魯姓十九通經為大僧天骨
峻拔軒昂萬僧中凜然如畫講大經章分句析旁穿直貫机鋒
不可觸聲著京洛倚圭峰鈔以詮量衆議然恨圭峯學禪唯敬
北京元華嚴然恨元非講曰教盡佛意則如元公者不應非教
禪非佛意則如圭峯者不應學禪然吾不信世尊教外別以法
私大迦葉乃能講南遊謂同學曰吾將窮其窟穴樓取其種類
抹殺之以報佛恩乃已耳初至隨州護國讀淨果禪師碑曰僧
問報慈如何是佛性慈曰誰無又問淨果曰誰有其僧曰有
悟秀大笑曰豈佛性敢有無之一本云豈佛矧又日月以有悟

哉其氣拂膺去至無為鏡佛謂懷禪師懷貌寒危坐涕垂沾衣
秀易之懷收涕問座主講何經秀曰華嚴又問此經以何為宗
秀曰以心為宗又問心以何為宗秀不能對懷曰毫釐有差天
地懸隔秀退自失煉然乃敬服願留日夕受法懷公移池入吳
秀皆從之十年初說法於淮回面山杖笠之外包具而已衲子
追逐不厭飢寒秀哀祖道不振叢林凋落以身任之住栖賢有
僧文慶寒陋不上眼秀遣督割稻石橋莊既辭去有識者曰慶
出世湘鄉寺十餘年雲蓋顯禪師嗣也秀遣侍者追謝之且迎
以還山慶曰俟稻入囤乃還秀心竒之稱於衆後住栖賢二十
年秀實使之也蔣山元禪師歿舒王以禮致秀嗣其席秀至山

王光^先侯謂而秀方理叢林事不時見王以為慢已遂不合棄去
住真州長蘆衆千人有全椒長老至登座衆目笑之無出問之
於是秀出拜趨問如何是法秀自己全椒笑曰秀錢面乃不識
自己乎叢林呼錢面秀曰當局者迷然一衆服其荷法心也冀國
大長公主造法雲寺成有詔秀為開山第一祖開堂之日神宗
皇帝遣中使降香并磨衲仍傳聖語表朕親至之禮皇弟荆王
致敬座下雲門宗風自是興於西北士大夫日夕問道時司馬
溫公方登庸以吾法太盛方經營之秀曰相公聰明人類英傑
非目佛法不能爾遽忘願力乎溫公不以介意元祐五年八月
卽疾詔翰林醫官視之醫請候脈秀仰視曰汝何為者也吾有

疾當死耳求治之是以生為可惡也平生之死夢三者無所揀
揮去之呼侍者更衣安坐說偈三句而化閱世六十有四坐四
十五夏李公麟伯時工畫馬不滅滅韓幹秀呵之曰汝士大夫以
畫名矧又畫馬期人誇以為得妙入馬腹中亦足惧伯時繇
是絕筆秀勸畫觀音像以贖其過黃庭堅魯直作艷語人爭傳
之秀呵之曰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魯直笑曰又當置我於馬
腹中耶秀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媼心不止馬腹正恐生泥犁
中耳駙馬都尉王詵晉卿候秀方饌客晉卿為掃墨竹於西
軒以遲之秀來未及揖顧見不懌晉卿去即漫之
贊曰余至京師秀已化去踰月觀法雲叢林其遺風餘烈尚可

想見及拜瞻其像面目嚴冷怒氣喚人平生以罵為佛事又自謂叢林一害非虛言哉

廣慧寶琳禪師

劉鳳

道林廣慧寶琳禪師蘇州人少習經論精通妙義叩圓通禪師發明祖意王荆公浚加器重出世廣德興教移池陽景德廬山萬松潭州道林歸者甚衆

報本元禪師

釋惠洪

禪師名慧元生倪氏潮陽人也垂髫凝然羣兒劇於前袖手趺坐而已父母商略曰兒材地如此寧堪世用意事佛僧可耳元聞之即前拜辭依城南精舍誦法華經年十九剃髮受具遊方

至京師華嚴圓明法師者見而異之曰上人齒少自何至此好求何事曰慧元南海來無他求唯求佛法圓明笑曰王城利聲捷徑酒色樊籠橫目爭奪日有萬緒昔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猶不現前此中寧有佛法乎佛法俱在南方也元乃自洛京遊襄漢徧歷名山所至親近知識然俱無所解悟治平三年春至黃龍時南禪師來自積翠龍象如蟻慕而集元每坐下板輒自引手反覆視之曰寧有道理而云似佛手知吾家揭陽而乃復問生緣何處乎久而頓釋其疑即日發去熙寧元年入吳住吳江壽聖寺遣僧造黃龍投嗣法書南公視其款識未發謂來僧曰汝亟還令元自來僧反命元輟住持事策杖而來次

南昌見寶覺禪師出世說法知南公已化逾月乃復還吳中道
俗師尊之又延住崑山慧嚴院十年嘗夜舟歸自雲川寇劫舟
人驚怖不知所出元安坐徐曰錢帛皆施汝人命不可枉用
寇目背去元和四年住承天萬壽寺衆益盛躬自持鉢到湖
人曰師到處為家何苦獨愛姑蘇乎因留不使還蘇人聞之爭
持楸杖譁入湖曰何為奪我邦善知識政當見還吾則有死而
已元怡然不恚情去留曰吾任緣耳相守三月蘇人食盡乃去
竟為湖人所住報本禪院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陞座說偈曰
五十五年夢幻身東西南北孰為親白雲散在千山外萬里秋
空片月新言訖而化時右司陳公瓘瑩中在湖親見其事元脇

不至席三十年平生規法南禪師作止者惟元克肖之遺言夔
於峴山之陽門弟子元正有才辨問何獨念峴山乎元曰他日
可建寺後三十年元道契太師楚國公為請于朝詔謚證悟
禪師塔曰定應有旨特建顯化寺歲度僧以嚴香火云

湖州報本元禪師

釋曉瑩

湖州報本元禪師侍南公於黃檗一日為達上座咨問入室南
曰既是達了為更麼更來元曰事不厭細南曰你便打趂出去
不是做得老僧侍者元曰不得一句南遂行入方丈元曰大小
黃檗龍頭蛇尾南笑而已尋遊東吳寓姑蘇南峰蘭若高自標
致放懷泉石已而郡將禿崑山慧嚴律居致元為第一世追諱

南公允見僧必首問人，盡有生緣作麼生，是上座生緣。次問我手何似佛手，我脚何似驢脚，遂成二偈。曰：相逢不免問生緣，一句當鋒旨最玄。達磨少林遺隻履，卻登蔥嶺不虛傳。又曰：欲透宗門向上關，須明佛手與驢脚。真金不使假金粧，莫認醍醐為毒藥。元之語錄序次，其在至於真淨問湛堂語，雖異而意同。亦可驟見矣。今叢林先佛手驢脚而後生緣，殊乖創問之旨，可不辨明哉。

右出羅湖野錄

保寧璣禪師

釋惠洪

禪師名圓璣，福州林氏子。生方晬而孤，舅叔育之。年十六，視瞻

精彩，福清應天僧傳捧見之，異焉。曰：若從我遊乎？璣仰視欣然，為負杖笠去。歸俄試所習，得度。遊東吳，依天衣懷，及師事黃檗南禪師，密受記。蒞璣天姿精勤，荷擔叢林，不知寒暑，墾荒地為良田，蔣松杉為美榦，守一職十年，不易。南公稱以為本色出家兒。及遷黃龍，攜璣與俱。熙寧二年，南公致建塔畢，辭去。東林總公命為堂中第一座，人望益峻。信之龜峯潭之大，為爭，迎致而璣堅卧不答。寶覺禪師欲以繼黃龍法席，璣掉頭掣肘徑去。寶覺不強也。人問其故，對曰：先師誡我未登五十，不可為人璣客。於歸宗時年四十八矣。佛印元公勸之以應翠巖之命，從南昌帥謝景溫師直請也。又十年移住圓通，從金陵帥朱彥世英

請也崇寧二年世英復守金陵會保寧虛席移璣自近江淮縉紳都會休沐車騎填門奕基煇若如蘭叢如玉樹而璣俎豆其中兀如枯株然劇談有味睢陽許顛彦周銳於叅道見璣作禮璣曰莫將閑事挂心頭彦周曰如何是閑事荅曰叅禪學道是於是彦周開悟良久曰大道甚坦夷何用許多言句葛藤乎璣呼侍者理前語問之侍者瞠而卻璣謂彦周曰言句葛藤又不可廢也疾學者味著文字作得曰不學文章不讀書頽然終日自如愚雖然百事不通曉是馬何曾喚作驢政和五年易保寧為神霄即日退庵於城南八年九月示微病二十一日浴罷說偈而逝閱世八十三坐六十三夏闍維有終不壞者二而髻以

五色舍利塔於兩華臺之左

贊曰璣雅自號無學者而書偈於所居之壁曰無學庵中老平生百不能忖思多幸處至老得為僧宣和元年正月詔下髮天下僧尼為德士女德而璣化去已逾年矣夫豈苟然哉

潭州大瀉山中興記內摘抄

釋惠洪

天衣懷禪師在嘉祐治平之間五遷法席皆廢殘荒寂處而懷能幻出寶構化成禪叢今室空印禪師軾公者蓋懷四世之孫而吳江法真之嗣方說法於廬山之下學者歸之如雲擬然有祖風烈當能整大圓真如已墜之網於是厚禮遣人致之

寂音自序內摘抄

寂音自叙本江西筠州新昌喻氏之子年十四父母并月而歿
乃依三峯龍禪師為童子十九試經於東京天王寺得度冒惠
洪名依宣秘大師浚公講成惟識論有聲講肆服勤四年辭之
南歸依真淨禪師於廬山歸宗及真淨遷洪州石門又隨以至
前後七年年二十九乃遊東吳明年遊衡嶽又三年而真淨終
於庵

或庵

釋淨義寶林

或庵體和尚初叅此庵元布袋於天台護國因上堂舉龐馬選
佛頌至此是選佛場之句此庵唱之或菴大悟有投機頌曰商
量極處見題目途路窮邊入試場拈起毫端風雨快渡回不作

揆花郎自此匿跡天台丞相錢公象先慕其為人乃以天封
招提勉令應世或菴聞之曰我不解懸羊頭賣狗肉也即宵遁
去乾道初瞻堂住國清因見或菴讚圓通像曰不依本分惱亂
衆生瞻之仰之有眼如盲長安風月貫今昔那箇男兒摸壁行
瞻堂驚喜曰不謂此菴有此兒即遍索之遂得於江心固於稠
人中請充第一座野錄或菴乾道初翩然訪瞻堂於虎丘姑蘇
道俗聞其高風即詣郡舉請住城中覺報或庵聞之曰此庵先
師囑我他日逢老壽止今若合符契矣遂忻然應命蓋覺報曰
名老壽菴也紀聞
或菴入院後施主請小叅曰道常然而不渝事有弊而必變昔

江西南岳請祖若稽古為訓考其當吾持以中道務令人心以
悟為則所以素風凌然逮今未泯若約納僧門下言前薦得屈
我宗風句下分明沈埋佛祖雖然如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
時由是緇素喜所未聞歸者如市語錄異此
或菴既領住持士庶翕然來歸衲子傳至虎丘瞻堂曰瘦箇山
蠻杜拗子放拍盲禪治你那一隊野狐精或菴聞之以偈答曰
山蠻杜拗得能憎領眾匪徒似不曾越格倒拈茗帚柄拍盲禪
治野狐僧瞻堂笑而已記聞



